

[清]曹雪芹 高鹗 著

红楼梦

中



〔清〕曹雪芹 高鹗 著

红楼梦

中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目 录

第 一 回	甄士陷梦幻识通灵	贾雨村风尘怀闺秀	/001
第 二 回	贾夫人仙逝扬州城	冷子兴演说荣国府	/009
第 三 回	托内兄如海荐西宾	接外孙贾母惜孤女	/015
第 四 回	薄命女偏逢薄命郎	葫芦僧判断葫芦案	/023
第 五 回	贾宝玉神游太虚境	警幻仙曲演红楼梦	/029
第 六 回	贾宝玉初试云雨情	刘老老一进荣国府	/038
第 七 回	送宫花贾琏戏熙凤	宴宁府宝玉会秦钟	/045
第 八 回	贾宝玉奇缘识金锁	薛宝钗巧合认通灵	/052
第 九 回	训劣子李贵承申饬	嗔顽童茗烟闹书房	/059
第 十 回	金寡妇贪利权受辱	张太医论病细穷源	/065
第 十 一 回	庆寿辰宁府排家宴	见熙凤贾瑞起淫心	/070
第 十 二 回	王熙凤毒设相思局	贾天祥正照风月鉴	/076

第十三回	秦可卿死封龙禁尉	王熙凤协理宁国府	/081
第十四回	林如海灵返苏州郡	贾宝玉路谒北静王	/087
第十五回	王凤姐弄权铁槛寺	秦鲸卿得趣馒头庵	/093
第十六回	贾元春才选凤藻宫	秦鲸卿夭逝黄泉路	/098
第十七回	大观园试才题对额	荣国府归省庆元宵	/106
第十八回	皇恩重元妃省父母	天伦乐宝玉呈才藻	/115
第十九回	情切切良宵花解语	意绵绵静日玉生香	/122
第二十回	王熙凤正言弹妒意	林黛玉俏语谑娇音	/131
第二十一回	贤袭人娇嗔箴宝玉	俏平儿软语救贾链	/137
第二十二回	听曲文宝玉悟禅机	制灯谜贾政悲谶语	/144
第二十三回	西厢记妙词通戏语	牡丹亭艳曲警芳心	/152
第二十四回	醉金刚轻财尚义侠	痴女儿遗帕惹相思	/158
第二十五回	魇魔法叔嫂逢五鬼	通灵玉蒙蔽遇双真	/166
第二十六回	蜂腰桥设言传心事	潇湘馆春困发幽情	/173
第二十七回	滴翠亭杨妃戏彩蝶	埋香冢飞燕泣残红	/181
第二十八回	蒋玉函情赠茜香罗	薛宝钗羞笼红麝串	/188
第二十九回	享福人福深还祷福	多情女情重愈斟情	/198
第三十回	宝钗借扇机带双敲	椿龄画蔷痴及局外	/207
第三十一回	撕扇子作千金一笑	因麒麟伏白首双星	/213
第三十二回	诉肺腑心迷活宝玉	含耻辱情烈死金钏	/221
第三十三回	手足眈眈小动唇舌	不肖种种大承笞撻	/227
第三十四回	情中情因情感妹妹	错里错以错劝哥哥	/233
第三十五回	白玉钏亲尝莲叶羹	黄金莺巧结梅花络	/241
第三十六回	绣鸳鸯梦兆绛芸轩	识分定情悟梨香院	/249
第三十七回	秋爽斋偶结海棠社	蘅芜院夜拟菊花题	/256
第三十八回	林潇湘魁夺菊花诗	薛蘅芜讽和螃蟹咏	/266
第三十九回	村老老是信口开河	情哥哥偏寻根究底	/273
第四十回	史太君两宴大观园	金鸳鸯三宣牙牌令	/280

第四十一回	贾宝玉品茶栊翠庵	刘老老醉卧怡红院	/290
第四十二回	蘅芜君兰言解疑癖	潇湘子雅谑补余音	/297
第四十三回	闲取乐偶攒金庆寿	不了情暂撮土为香	/305
第四十四回	变生不测凤姐泼醋	喜出望外平儿理妆	/312
第四十五回	金兰契互剖金兰语	风雨夕闷制风雨词	/319
第四十六回	尴尬人难免尴尬事	鸳鸯女誓绝鸳鸯偶	/327
第四十七回	呆霸王调情遭苦打	冷郎君惧祸走他乡	/335
第四十八回	滥情人情误思游艺	慕雅女雅集苦吟诗	/343
第四十九回	琉璃世界白雪红梅	脂粉香娃割腥啖膻	/350
第五十回	芦雪庭争联即景诗	暖香坞雅制春灯谜	/358
第五十一回	薛小妹新编怀古诗	胡庸医乱用虎狼药	/368
第五十二回	俏平儿情掩虾须镯	勇晴雯病补孔雀裘	/376
第五十三回	宁国府除夕祭宗祠	荣国府元宵开夜宴	/385
第五十四回	史太君破陈腐旧套	王熙凤效戏彩斑衣	/393
第五十五回	辱亲女愚妾争闲气	欺幼主刁奴蓄险心	/402
第五十六回	敏探春兴利除宿弊	贤宝钗小惠全大体	/410
第五十七回	慧紫鹃情辞试莽玉	慈姨妈爱语慰痴颦	/419
第五十八回	杏子阴假凤泣虚凰	茜纱窗真情揆痴理	/430
第五十九回	柳叶渚边嗔莺叱燕	绛芸轩里召将飞符	/437
第六十回	茉莉粉替去蔷薇硝	玫瑰露引出茯苓霜	/442
第六十一回	投鼠忌器宝玉瞒赃	判冤决狱平儿行权	/450
第六十二回	憨湘云醉眠芍药裯	呆香菱情解石榴裙	/457
第六十三回	寿怡红群芳开夜宴	死金丹独艳理亲丧	/469
第六十四回	幽淑女悲题五美吟	浪荡子情遗九龙佩	/479
第六十五回	贾二舍偷娶尤二姨	尤三姐思嫁柳二郎	/489
第六十六回	情小妹耻情归地府	冷二郎一冷入空门	/496
第六十七回	见土仪颦卿思故里	闻秘事凤姐讯家童	/502
第六十八回	苦尤娘赚入大观园	酸凤姐大闹宁国府	/512

第六十九回	弄小巧用借剑杀人	觉大限吞生金自逝	/520
第七十回	林黛玉重建桃花社	史湘云偶填柳絮词	/527
第七十一回	嫌隙人有心生嫌隙	鸳鸯女无意遇鸳鸯	/534
第七十二回	王熙凤恃强羞说病	来旺妇倚势霸成亲	/543
第七十三回	痴丫头误拾绣春囊	懦小姐不问累金凤	/550
第七十四回	惑奸谗抄检大观园	避嫌隙杜绝宁国府	/557
第七十五回	开夜宴异兆发悲音	赏中秋新词得佳谶	/568
第七十六回	凸碧堂品笛感凄清	凹晶馆联诗悲寂寞	/577
第七十七回	俏丫鬟抱屈天风流	美优伶斩情归水月	/585
第七十八回	老学士闲征婉孌词	痴公子杜撰芙蓉谏	/595
第七十九回	薛文起悔娶河东吼	贾迎春误嫁中山狼	/605
第八十回	美香菱屈受贪夫棒	王道士胡诌妒妇方	/610
第八十一回	占旺相四美钓游鱼	奉严词两番入家塾	/617
第八十二回	老学究讲义警顽心	病潇湘痴魂惊恶梦	/624
第八十三回	省宫闱贾元妃染恙	闹闺闱薛宝钗吞声	/633
第八十四回	试文字宝玉始提亲	探惊风贾环重结怨	/641
第八十五回	贾存周报升郎中任	薛文起复惹放流刑	/649
第八十六回	受私贿老官翻案牍	寄闲情淑女解琴书	/657
第八十七回	感秋声抚琴悲往事	坐禅寂走火入邪魔	/664
第八十八回	博庭欢宝玉赞孤儿	正家法贾珍鞭悍仆	/671
第八十九回	人亡物在公子填词	蛇影杯弓颦卿绝粒	/678
第九十回	失绵衣贫女耐嗷嘈	送果品小郎惊叵测	/685
第九十一回	纵淫心宝蟾工设计	布疑阵宝玉妄谈禅	/692
第九十二回	评女传巧姐慕贤良	玩母珠贾政参聚散	/698
第九十三回	甄家仆投靠贾家门	水月庵掀翻风月案	/706
第九十四回	宴海棠贾母赏花妖	失宝玉通灵知奇祸	/713
第九十五回	因讹成实元妃薨逝	以假混真宝玉疯癫	/722
第九十六回	瞒消息凤姐设奇谋	泄机关颦儿迷本性	/729

第九十七回	林黛玉焚稿断痴情	薛宝钗出闺成大礼	/736
第九十八回	苦绛珠魂归离恨天	病神瑛泪洒相思地	/746
第九十九回	守官箴恶奴同破例	阅邸报老舅自担惊	/752
第一百回	破好事香菱结深恨	悲远嫁宝玉感离情	/758
第一百一回	大观园月夜警幽魂	散花寺神签惊异兆	/764
第一百二回	宁国府骨肉病灾浸	大观园符水驱妖孽	/772
第一百三回	施毒计金桂自焚身	昧真禅雨村空遇旧	/777
第一百四回	醉金刚小鳅生大浪	痴公子余痛触前情	/784
第一百五回	锦衣军查抄宁国府	驷马使弹劾平安州	/791
第一百六回	王熙凤致祸抱羞惭	贾太君祷天消祸患	/797
第一百七回	散余资贾母明大义	复世职政老沐天恩	/803
第一百八回	强欢笑蘅芜庆生辰	死缠绵潇湘闻鬼哭	/810
第一百九回	候芳魂五儿承错爱	还孽债迎女返真元	/817
第一百十回	史太君寿终归地府	王凤姐力诤失人心	/826
第一百十一回	鸳鸯女殉主登太虚	狗彘奴欺天招伙盗	/833
第一百十二回	活冤孽妙姑遭大劫	死讎仇赵妾赴冥曹	/841
第一百十三回	忏宿冤凤姐托村妪	释旧憾情婢感痴郎	/848
第一百十四回	王熙凤历幻返金陵	甄应嘉蒙恩还玉阙	/855
第一百十五回	惑偏私惜春矢素志	证同类宝玉失相知	/860
第一百十六回	得通灵幻境悟仙缘	送慈柩故乡全孝道	/867
第一百十七回	阻超凡佳人双护玉	欣聚党恶子独承家	/874
第一百十八回	记微嫌舅兄欺弱女	惊谜语妻妾谏痴人	/882
第一百十九回	中乡魁宝玉却尘缘	沐皇恩贾家延世泽	/890
第一百二十回	甄士隐详说太虚情	贾雨村归结红楼梦	/900

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

话说王夫人因见贾母那日在大观园不过着了些风寒，不是什么大病，请医生吃了两剂药也就好，命凤姐来，吩咐他预备给贾政带送东西。正商议着，只见贾母打发人来叫，王夫人忙引着凤姐儿过来。王夫人又请问：“这会子可又觉大安些？”贾母道：“今日可大好了。方才你们送来野鸡崽子汤，我尝了一尝，倒有味儿，又吃了两块肉，心里很受用。”王夫人笑道：“这是凤丫头孝敬老太太的，算他的孝心虔，不枉了素日老太太疼他。”贾母点头笑道：“难为他想着。若是还有生的，再炸上两块，咸浸浸的，喝粥有味儿。那汤虽好，就只不对稀饭。”凤姐听了，连忙答应，命人到厨房传话。

这里贾母又向王夫人笑道：“我打发人找你来，不为别的，初二日是凤丫头的生日，上两年我原想着替他做生日，偏到跟前又有事，就混过去了。今年人又齐全，料着又没事，咱们大家好生乐一天。”王夫人笑道：“我也想着呢。既是老太太高兴，何不就商议定了？”贾母笑道：“我想，往年不拘谁做生日，都是各自送各自的礼，这个也俗了，也觉太生分。今儿我出个新法子，又不生分，又可以取乐儿。”王夫人忙道：“老太太怎么想着好，就是怎么样行。”贾母笑道：“我想着，咱们也学那小家子，大家凑个分子，多少尽着这钱去办，你说好不好？”王夫人道：“这个很好，但不知怎么个凑法儿？”

贾母听说，一发高兴起来，忙遣人去请薛姨妈、邢夫人等，又叫请姑娘们并宝玉和那府里的尤氏和赖大家的，及有些头脸管事的媳妇也都叫了

来。众丫头婆子见贾母十分高兴，也都高兴，忙忙的各自分头去请的请，传的传。没顿饭的工夫，老的，少的，上的，下的，乌压压挤了一屋子：只薛姨妈和贾母对坐，邢夫人、王夫人只坐在房门前两张椅子上，宝钗姐妹等五六个人坐在炕上，宝玉坐在贾母怀前，底下满满的站了一地。贾母忙命拿几张小杌子来，给赖大母亲等几个高年有体面的嬷嬷坐了。贾府风俗：年高伏侍过父母的家人，比年轻的主子还有体面呢，所以尤氏凤姐等只管地下站着，那赖大的母亲等三四个老嬷嬷告了罪，都坐在小杌子上。

贾母笑着把方才一席话说与众人听了，众人谁不凑这趣儿呢。再也有和凤姐儿好，情愿这样的，也有怕凤姐儿，巴不得奉承他的，况且都是拿的出来的，所以一闻此言，都欣然应诺。贾母先道：“我出二十两。”薛姨妈笑道：“我随着老太太，也是二十两。”邢夫人、王夫人笑道：“我们不敢和老太太并肩，自然矮一等，每人十六两罢了。”尤氏、李纨也笑道：“我们自然又矮一等，每人十二两罢。”贾母忙和李纨道：“你寡妇失业的，那里还拉你出这个钱，我替你出了罢。”凤姐忙笑道：“老太太别高兴，且算一算账再揽事：老太太身上已有两分呢，这会子又替大嫂子出十二两，说着高兴，一会子回想又心疼了！过后儿又说：‘都是为凤丫头花了钱。’使个巧法子，哄着我拿出三四倍子来暗里补上，我还做梦呢！”说的众人都笑了。

贾母笑道：“依你怎么样呢？”凤姐笑道：“生日没到，我这会子已经折受的不受用了。我一个钱也不出，惊动这些人，实在不安，不如大嫂子这分我替他出了。我到那一日多吃些东西，就享了福了。”邢夫人等听了，都说：“很是。”贾母方允了。

凤姐儿又笑道：“我还有一句话呢，我想老祖宗自己二十两，又有林妹妹、宝兄弟的两分子；姨妈自己二十两，又有宝妹妹的一分子，这倒也公道。只是二位太太每位十六两，自己又少，又不替人出，这有些不公平。老祖宗吃了亏了！”贾母听了，呵呵大笑道：“到底是我的凤丫头向着我，这说的很是。要不是你，我叫他们又哄了去了！”凤姐笑道：“老祖宗只把他哥儿两个交给两位太太，一位占一个罢，派每位替出一分就是了。”贾母忙说：“这很公道，就是这样。”赖大的母亲忙站起来笑道：“这可反了！我替二位太太生气。在那边是儿子媳妇，在这边是内侄女儿，倒不向着婆婆姑姑，倒向着别人，这儿媳妇倒成了陌路人，‘内’侄女儿倒成了‘外’侄女儿了！”说的贾母和众人都大笑起来了。

赖大的母亲因又问道：“少奶奶们十二两，我们自然也该矮一等了？贾母听说，道：“这使不得，你们虽该矮一等，我知道你们这几个都是财主，位虽低些，钱却比他们多。你们和他们一例才使得。”众嬷嬷听了，连忙答

应。贾母又道：“姑娘们不过应个景儿，每人照一个月的月例就是了。”又回头叫：“鸳鸯，来，你们也凑几个人，商议凑了来。”

鸳鸯答应着，去不多时，带了平儿、袭人、彩霞等，还有几个丫头来，也有二两的，也有一两的。贾母因问平儿：“你难道不替你主子过生日？还在这里头？”平儿笑道：“我那个私自另外的有了，这是公中的，也该出一分。”贾母笑道：“这才是好孩子。”

凤姐又笑道：“上下都全了；还有二位姨奶奶，他出不出，也问一声儿。尽到他们是理，不然，他们只当小看了他们了。”贾母听说，忙说：“可是呢！怎么倒忘了他们？只怕他们不得闲儿，叫个丫头问问去。”说着，早有丫头去了。半日回来说道：“每位也出二两。”贾母喜欢道：“拿笔砚来算明，共计多少。”

尤氏因悄悄的骂凤姐道：“我把你这没足够的小蹄子儿！这么些婆婆、婶子凑银子给你过生日，你还不够，又拉上两个苦瓠子！”凤姐也悄悄的笑道：“你少胡说！一会儿离了这里，我才和你算账！他们两个为什么苦呢？有了钱，也是白填还别人，不如拘了来，咱们乐。”

说着，早已合了，共凑了一百五十两有零。贾母道：“一天戏酒用不了。”尤氏道：“既不请客，酒席又不多，两三日的用度都够了。头等，戏不用钱，省在这上头。”贾母道：“凤丫头说那一班好，就传那一班。”凤姐道：“咱们家的班子都听熟了，倒是花几个钱叫一班来听听罢。”贾母道：“这件事我交给珍哥媳妇了，越发叫凤丫头别操一点心儿，受用一日才算。”尤氏答应着，又说了一回话，都知贾母乏了，才渐渐的散出来。

尤氏等送出邢夫人王夫人二人散去，因往凤姐房里来，商议怎么办生日的话。凤姐儿道：“你不用问我，你只看老太太的眼色儿行事就完了。”尤氏笑道：“你这么个阿物儿，也忒行了大运了！我当有什么事叫我们去，原来单为这个！出了钱不算，还叫我操心。你怎么谢我？”凤姐笑道：“别扯臊！我又没叫你来，谢你什么！你怕操心，你这会子就回老太太去，再派一个就是了。”尤氏笑道：“你瞧瞧，把他幸的这个样儿！我劝你收着些儿好，太满了就要流出来了。”二人又说了一回方散。

次日，将银子送到宁国府来，尤氏方才起来梳洗，因问：“是谁送过来的？”丫头们回说：“林妈。”尤氏便命：“叫了他来。”丫头们走至下房，叫了林之孝家的过来。尤氏命他脚踏上坐了。一面忙着梳洗，一面问他：“这一包银子共多少？”林之孝家的回说：“这是我们底下人的银子，凑了先送过来。老太太和太太们的还没有呢。”

正说着，丫头们回说：“那府里的姨太太打发人送了分子来了。”尤氏笑骂道：“小蹄子们！专会记得这些没要紧的话！昨儿不过是老太太一时高

兴，故意儿的学那小家子凑分子，你们就记得了，到了你们嘴里当正经话说，还不快接进来呢！”丫头们笑着忙接银子进来，一共两封，连宝钗、黛玉的都有了。尤氏问：“还少谁的？”林之孝家的道：“还少老太太、太太、姑娘们的，我们底下姑娘们的。”尤氏道：“还有你们大奶奶的呢？”林之孝家的道：“奶奶过去，这银子都从二奶奶手里发，一共都有了。”

说着，尤氏梳洗了，命人伺候车辆。一时来至荣府，先来见凤姐，只见凤姐已将银子封好，正要送去。尤氏问：“都齐了么？”凤姐笑道：“都有了！快拿去罢，丢了我不管！”尤氏笑道：“我有些信不及，倒要当面点一点。”说着，果然按数一点，只没有李纨的一份。尤氏笑道：“我说你闹鬼呢！怎么你大嫂子的没有？”凤姐笑道：“那么些还不够？就短一分儿也罢了。等不够了，我再找给你。”尤氏道：“昨日你在人跟前做情，今儿又来和我赖，这我可要不依你！我只和老太太要去。”凤姐笑道：“我看你利害，明儿有了事，我也‘丁是丁，卯是卯’的，你也别抱怨。”尤氏笑道：“只这一分儿不给也罢了，要不看你素日孝敬我，我本来不依你么？”说着，把平儿的一份也拿出来，说道：“平儿，来，把你的收了去，等不够了，我替你添上。”平儿会意，笑道：“奶奶先使着，若剩下了，再赏我一样。”尤氏笑道：“只许你主子作弊，就不许我作情吗？”平儿只得收了。

尤氏又道：“我看着你主子这么细致，弄这些钱，那里使去？使不了，明儿带了棺材里使去！”一面说着，一面又往贾母处来。先请了安，大概说了两句话，便走到鸳鸯房中，和鸳鸯商议，只听鸳鸯的主意行事，何以讨贾母喜欢。二人计议妥当。尤氏临走时，也把鸳鸯的二两银子还他，说：“这还使不了呢。”说着，一径出来，又至王夫人跟前说了一回话，因王夫人进了佛堂，把彩云的一份也还了他。凤姐儿不在跟前，一时把周、赵二人的也还了。他两个还不敢收，尤氏道：“你们可怜见的，那里有这些闲钱？凤丫头便知道了，有我应着呢。”二人听说，千恩万谢的收了。

转眼已是九月初二日，园中人都打听得尤氏办得十分热闹，不但有戏，连耍百戏并说书的女先儿全有，都打点着取乐玩耍。李纨又向众姐妹道：“今儿是正经社日，可别忘了。宝玉也不来，想必他不知，又贪住什么玩意儿，把这事又忘了。”说着，便命丫头：“去瞧做什么呢，快请了来。”丫头去了半日，回说：“花大姐姐说：‘今儿一早就出门去了。’”众人听了都诧异，说：“再没有出门之理。这丫头糊涂！”因又命翠墨去。一时翠墨回来，说：“可不真出门了！说有个朋友死了，出去探丧去了。”探春道：“断然没有的事。凭他什么，再没有今日出门之理。你叫袭人来，我问他。”刚说着，只见袭人走来，李纨等都说道：“今儿凭他有什么事，也不该出门，头一件，你二奶奶的生日，老太太都这么高兴，两府上下都凑热

闹儿，他倒走了？第二件，又是头一社的正日子，也不告假，就私自去了！”袭人叹道：“昨儿晚上就说了，今儿一早有要紧的事，到北静王府里去，就赶着回来，劝他别去，他必不依。今儿一早起来，又要素衣裳穿，想必是北静王府里要紧的什么人没了，也未可知。”李纨等道：“若果如此，也该去走走；只是也该回来了。”说着，大家又商议：“咱们只管作诗，等他来罚他。”刚说着，只见贾母已打发人来请，便都往前头去了。袭人回明宝玉的事，贾母不乐，便命人接去。

原来宝玉心里有件心事，于头一日就吩咐焙茗：“明日一早出门，备两匹马在后门口等着，不用别人跟着。说给李贵，我往北府里去了。倘或有人找我，叫他拦住不用找，只说北府里留下了，横竖就来的。”焙茗也摸不着头脑，只得依言说了；今儿一早，果然备了两匹马，在园后门等着。

天亮了，只见宝玉遍体纯素，从角门出来，一语不发，跨上马，一弯腰，顺着街就蹭下去了。焙茗也只得跨上马，加鞭赶上，在后面忙问：“往那里去？”宝玉道：“这条路是往那里去的？”焙茗道：“这是出北门的大道，出去了冷清清，没有什么玩的。”宝玉听说，点头道：“正要冷清清的地方。”说着，越发加了两鞭，那马早已转了两个弯子，出了城门。

焙茗越发不得主意，只得紧紧的跟着。一气跑了七八里路出来，人烟渐渐稀少，宝玉方勒住马，回头问焙茗道：“这里可有卖香的？”焙茗道：“香倒有，不知是那一样？”宝玉想到别的香不好，须得檀、芸、降三样。焙茗笑道：“这三样可难得。”宝玉为难。焙茗见他为难，因问道：“要香做什么使？我见二爷时常带的小荷包儿有散香，何不找找？”一句提醒了宝玉，便回手——衣襟上挂着个荷包——摸了一摸，竟有两星沉速，心内喜欢：“只是不恭些。”再想：“自己亲身带的，倒比买的又好些。”于是又问炉炭，焙茗道：“这可罢了，荒郊野外，那里有？既用这些，何不早说，带了来，岂不便宜？”宝玉道：“糊涂东西！要可以带了来，又不这样没命的跑了。”

焙茗想了半日，笑道：“我得了个主意，不知二爷心下如何，我想来二爷不止用这个，只怕还要用别的，这也不是事，如今我们索性往前再走二里，就是水仙庵了。”宝玉听了，忙问：“水仙庵就在这里？更好了！我们就去。”说着就加鞭前行，一面回头向焙茗道：“这水仙庵的姑子长往咱们家去，这一去到那里和他借香炉使使，他自然是肯的。”焙茗道：“别说是咱们家的香火，就是平白不认识的庙里和他借，他也不敢驳回。只是一件，我常见二爷最厌这水仙庵的，如何今儿又这样喜欢了？”宝玉道：“我素日最恨俗人不知原故混供神，混盖庙。这都是当日有钱的老公们和那些有钱的愚妇们，听见有个神，就盖起庙来供着，也不知那神是何人，因听些野

史小说，便信真了。比如这水仙庵里面，因供的是洛神，故名水仙庵。殊不知古来并没有个洛神，那原是曹子建的谎话，谁知这起愚人就塑了像供着。今儿却合我的心事，故借他一用。”

说着早已来至门前。那老姑子见宝玉来了，事出意外，竟像天上掉下个活龙来的一般，忙上来问好，命老道来接马。宝玉进去，也不拜洛神之像，却只管赏鉴，虽是泥塑的，却真有那“翩若惊鸿，婉若游龙”、“荷出绿波，日映朝霞”的姿态，宝玉不觉滴下泪来。

老姑子献了茶，宝玉因和他借香炉烧香。那姑子去了半日，连香供纸马都预备了来。宝玉说道：“一概不用。”命焙茗捧着炉，出至后园中，拣一块干净地方儿，竟拣不出。焙茗道：“那井台上如何？”宝玉点头。一齐来到井台上，将炉放下，焙茗站过一旁，宝玉掏出香来焚上，含泪施了半礼，回身命收了去。焙茗答应，且不收，忙爬下磕了几个头，口内祝道：“我焙茗跟二爷这几年，二爷的心事，我没有不知道的，只有今儿这一祭祀，没有告诉我，我也不敢问。只是受祭的阴魂，虽不知名姓，想来自然是那人间有一、天上无双、极聪明清雅的一位姐姐妹妹了。二爷的心事难出口，我替二爷祝赞你，你若有灵有圣，我们二爷这样想着你，你也时常来望候望候二爷未尝不可。你在阴间，保佑二爷来生也变个女孩儿，和你们一处玩耍，岂不两下里都有趣了。”说毕，又磕了几个头，才爬起来。

宝玉听他没说完，便掌不住笑了。因踢他道：“别胡说，看人听见笑话。”焙茗起来，收过香炉，和宝玉走着，因道：“我已经合姑子说了二爷还没用饭，叫他收拾了些东西，二爷勉强吃些。我知道，今儿里头大排筵宴，热闹非常，二爷为此才躲了来的。横竖在这里清静一天，也就尽乐了，要不吃东西，断使不得。”宝玉道：“戏酒不吃，这随便的吃些也不妨。”

焙茗道：“这才是。还有一说。咱们来了，必有人不放心。若没有人不放心，便晚些进城何妨？若有人不放心，二爷须得进城回家去才是。第一老太太、太太也放了心；第二礼也尽了，不过这么着。就是家去听戏喝酒，也并不是爷有意，原是陪着父母尽个孝道儿。要单为这个，不顾老太太、太太悬心，就是才受祭的阴魂儿也不安哪。二爷想，我这话怎么样？”宝玉笑道：“你的意思我猜着了，你想着只你一个跟了我出来，回来你怕担不是，所以拿这大题目来劝我。我才来了，不过为尽个礼，再去吃酒看戏，并没说一日不进城。这已经完了心愿，赶着进城，大家放心就是了。”焙茗道：“这更好。”说着二人来至禅堂，果然那姑子收拾了一桌好素菜。

宝玉胡乱吃了些，焙茗也吃了，二人便上马，仍回旧路。焙茗在后面，只嘱咐：“二爷好生骑着。这马总没大骑，手提紧着些儿。”一面说着，早已进了城，仍从后门进去，忙忙来至怡红院中。袭人等都不在屋里，只有

几个老婆子看屋子，见他来了，都喜的眉开眼笑，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可来了！没把花姑娘急疯了呢！上头正坐席呢，二爷快去罢。”宝玉听说，忙将素衣脱了，自己找了颜色吉服换上，便问道：“都在什么地方坐席呢？”老婆子们回道：“在新盖的大花厅上呢。”宝玉听了，一径往花厅上来，耳内早隐隐闻得箫管歌吹之声。刚到穿堂那边，只见玉钏儿独坐在廊檐下垂泪，一见宝玉来了，便长出了一口气，咂着嘴儿说道：“噯！凤凰来了！快进去罢。再一会子不来，可就都反了。”宝玉陪笑道：“你猜我往那里去了？”玉钏儿把身子一扭，也不理他，只管拭泪。宝玉只得快快的进去了，到了花厅上，见了贾母王夫人等，众人真如得了“凤凰”一般。

贾母先问道：“你往那里去了，这早晚才来？还不给你姐姐行礼去呢！”因笑着又向凤姐儿道：“你兄弟不知好歹。就有要紧的事，怎么也不说一声儿，就私自跑了，这还了得！明儿再这样，等你老子回家，必告诉他打你。”凤姐儿笑着道：“行礼倒是小事，宝兄弟明儿断不可不言语一声儿，也不传人跟着，就出去。街上车马多，头一件叫人不放心；再也不像咱们这样人家出门的规矩。”

这里贾母又骂跟的人：“为什么都听他的话，说往那里去就去，也不回一声儿！”一面又问：“他到底往那里去了？可吃了什么没有？唬着了没有？”宝玉只回说：“北静王的一个爱妾没了，今日给他道恼去。我见他哭的那样，不好撇下他就回来，所以多等了会子。”贾母道：“以后再私自出门，不先告诉我，一定叫你老子打你！”宝玉连忙答应着。贾母又要打跟的人，众人又劝道：“老太太也不必生气了，他已经答应不敢了，况且回来又没事，大家该放心乐一会子了。”

贾母先不放心，自然着急发狠，今见宝玉回来，喜且有余，那里还恨？也就不提了。还怕他不受用，或者别处没吃饭，路上着了惊恐，反又百般哄他。袭人早已过来伏侍，大家仍旧听戏。

当日演的是《荆钗记》，贾母薛姨妈等都看的心酸落泪，也有笑的，也有恨的，也有骂的。要知端底，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四回

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

话说宝玉和姐妹一处坐着，同众人看演《荆钗记》，黛玉因看到“男祭”这出上，便和宝钗说道：“这王十朋也不通的很，不管在那里祭一祭罢了，必定跑到江边上来做什！俗语说‘睹物思人’，天下的水总归一源，不拘那里的水舀一碗，看着哭去，也就尽情了。”宝钗不答。宝玉听了，却又发起呆来。

且说贾母心想今日不比往日，定要教凤姐痛乐一日，本自己懒怠坐席，只在里间屋里榻上歪着，和薛姨妈看戏，随心爱吃的拣几样放在小几上，随意吃着说话儿。将自己两桌席面，赏那没有席面的大小丫头并那应着差的妇人等，命他们在窗外廊檐下，也只管坐着随意吃喝，不必拘礼。王夫人和邢夫人在地下高桌上坐着，外面几席是他们姐妹们坐。贾母不时吩咐尤氏等：“让凤丫头坐上面，你们好生替我待东，难为他一年到头辛苦。”尤氏答应了，又笑回道：“他说坐不惯首席，坐在上头，横不是竖不是的，酒也不肯喝。”贾母听了，笑道：“你不会，等我亲自让他去。”凤姐儿忙也进来笑说：“老祖宗别信他们的话，我喝了好几钟了。”贾母笑着，命尤氏等：“拉他出去，按在椅子上，你们都轮流敬他。他再不吃，我当真的就亲自去了。”

尤氏听说，忙笑着又拉他出来坐下，命人拿了台盏，斟了酒，笑道：“一年到头，难为你孝顺老太太，太太和我。我今儿没什么疼你的，亲自斟酒。我的乖乖，你在我手里喝一口罢。”凤姐儿笑道：“你要安心孝敬我，跪下，我就喝。”尤氏笑道：“说的你不知是谁！我告诉你说罢，好容易今

儿这一遭，过了后儿，知道还得像今儿这样的不得了？趁着尽力灌两钟子罢！”

凤姐儿见推不过，只得喝了两钟。接着众姐妹也来，凤姐也只得每人的喝了两口。赖嬷嬷见贾母尚且这等高兴，也少不得来凑趣儿，领着些嬷嬷们也来敬酒。凤姐儿也难推脱，只得喝了两口。鸳鸯等也都来敬，凤姐儿真不能了。忙央告道：“好姐姐们，饶了我罢，我明儿再喝罢。”鸳鸯笑道：“真个的，我们是没脸的了？就是我们在太太跟前，太太还赏个脸儿呢。往常倒有些体面，今儿当着这些人，倒做起主子的款儿来了。我原不该来，不喝，我们就走。”说着真个回去了。凤姐儿忙忙拉住，笑道：“好姐姐，我喝就是了。”说着拿过酒来，满满的斟了一杯喝干，鸳鸯方笑了散去。

然后又入席，凤姐儿自觉酒沉了，心里突突的往上撞，要往家去歇歇，只见那耍百戏的上来，便和尤氏说：“预备赏钱，我要洗洗脸去。”尤氏点头，凤姐儿瞅人不防，便出了席，往房门后檐下走来。平儿留心，也忙跟了来，凤姐便扶着他。才至穿廊下，只见他屋里的一个小丫头子，正在那里站着，见他两个来了，回身就跑。凤姐儿便疑心，忙叫。那丫头先只装听不见，无奈后面连声儿叫，也只得回来。

凤姐儿越发起了疑心，忙和平儿进了穿廊，叫那小丫头子也进来，把桶扇开了，凤姐坐在当院子的台阶上，命那丫头子跪下，喝命平儿：“叫两个二门上的小厮来，拿绳子鞭子，把眼睛里没主子的小蹄子打烂了！”

那小丫头子已经吓的魂飞魄散，哭着只管碰头求饶。凤姐儿问道：“我又不是鬼，你见了我，不识规矩站住，怎么倒往前跑？”小丫头子哭道：“我原没看见奶奶来，我又惦记着屋里没人，才跑来着。”凤姐儿道：“屋里既没人，谁叫你又来的？你就没看见，我和平儿在后头扯着脖子叫了你十来声，越叫越跑。离的又不远，你聋了吗？你还和我强嘴！”说着，扬手一巴掌，打在脸上，打的那小丫头子一栽，这边脸上又一下，登时小丫头子两腮紫胀起来。平儿忙劝：“奶奶仔细手疼。”凤姐便说：“你再打着问他跑什么。他再不说，把嘴撕烂了他的！”

那小丫头子先还强嘴，后来听见凤姐儿要烧了红烙铁来烙嘴，方哭道：“二爷在家里，打发我来这里瞧着奶奶，要见奶奶散了，先叫我送信儿去呢。不承望奶奶这会子就来了。”凤姐儿见话里有文章，便又问道：“叫你瞧着我做什么？难道不叫我家去吗？必有别的原故，快告诉我，我从此以后疼你。你要不实说，立刻拿刀子来割你的肉！”说着，回头向头上拔下一根簪子来，向那丫头嘴上乱戳，吓的那丫头一行躲，一行哭求道：“我告诉奶奶，可别说我说的。”平儿一旁劝，一面催他，叫他快说。丫头便说道：

“二爷也是才来，来了就開箱子，拿了两块银子，还有两支簪子，两匹缎子，叫我悄悄的送与鲍二老婆去，叫他进来。他收了东西，就往咱们屋里来了。二爷叫我瞧着奶奶，底下的事，我就知道了。”

凤姐听了，已气的浑身发软，忙立起身来，一径来家。刚至院门，只见有一个小丫头在门前探头儿，一见了凤姐，也缩头就跑。凤姐儿提着名字喝住，那丫头本来伶俐，见躲不过了，越发的跑出来了，笑道：“我正要告诉奶奶去呢，可巧奶奶来了。”凤姐道：“告诉我什么？”那丫头便说：“二爷在家……”这般如此，将方才的话也说了一遍。凤姐啐道：“你早做什么了？这会子我看见你了，你来推干净儿！”说着，扬手一下，打的那丫头一个趔趄，便蹶脚儿走了。

凤姐来至窗前，往里听时，只听里头说笑道：“多早晚你那阎王老婆死了就好了。”贾琏道：“他死了，再娶一个也这么着，又怎么样呢？”那个又道：“他死了，你倒是把平儿扶了正，只怕还好些。”贾琏道：“如今连平儿他也不叫我沾一沾了。平儿也是一肚子委屈，不敢说。我命里怎么就该犯了‘夜叉星’！”凤姐听了，气的浑身乱战。又听他们都赞平儿，便疑平儿素日背地里自然也有怨言了。那酒越发涌上来了，也并不付夺，回身把平儿先打了两下子。一脚踢开了门进去，也不容分说，抓着鲍二家的就撕打。又怕贾琏走了，堵着门站着骂道：“好娼妇！你偷主子汉子，还要治死主子老婆！平儿，过来！你们娼妇们一条藤儿多嫌着我，外面儿你哄我！”说着，又把平儿打了几下。打的平儿有冤无处诉，只气得干哭。骂道：“你们做这些没脸的事，好好的又拉上我做什么！”说着，也把鲍二家的撕打起来。

贾琏也因吃多了酒，进来高兴，不曾做的机密，一见凤姐来了，早没了主意。又见平儿也闹起来，把酒也气上来了。凤姐儿打鲍二家的，他已又气又愧，只不好说的，今见平儿也打，便上来踢骂道：“好娼妇！你也动手打人！”平儿气怯，忙住了手，哭道：“你们背地里说话，为什么拉我呢？”凤姐见平儿怕贾琏，越发气了，又赶上来打着平儿，偏叫打鲍二家的。平儿急了，便跑出来找刀子要寻死。外面众婆子丫头忙拦住解劝。这里凤姐见平儿寻死去，便一头撞在贾琏怀里，叫道：“他们一条藤儿害我，被我听见，倒都唬起我来！你来勒死我罢！”贾琏气的墙上拔出剑来，说道：“不用寻死！我真急了！一齐杀了，我偿了命，大家干净！”正闹的不开交，只见尤氏等一群人来了，说：“这是怎么说？才好好的，就闹起来。”贾琏见了人，越发“倚酒三分醉”，逞起威风来，故意要杀凤姐儿。凤姐儿见人来了，便不似先前那般泼了，撂下众人，便哭着往贾母那边跑。

此时戏已散了，凤姐跑到贾母跟前，爬在贾母怀里，只说：“老祖宗教